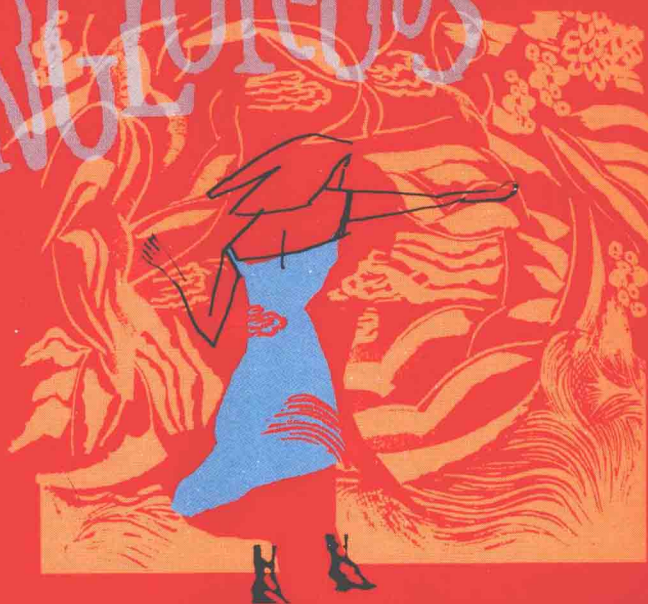


INGLORIOUS



不光彩的小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光彩的小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3339

Joanna Kavenna

Inglorious

根据 Fable and Fable, 2008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Joanna Kavenna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光彩的小事/(英)卡瓦纳著;雨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05-9

I. 不… II. ①卡…②雨…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579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805-9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一颗柔软的心，难免常常羞愧难当（代前言）

这是一部现代都市小说。它与众不同。

没有暴力，没有凶杀，没有色情，没有悬疑，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男女主人公柔肠寸断、惊天动地的恋情，更没有夸张而匪夷所思的高科技时代背景。总之，它从头至尾没有一点儿现代畅销小说中吸引眼球的元素。

它有的，是平淡中的深刻与精彩。

三十五岁的罗莎，一个生活在伦敦的白领，工作体面，衣食无忧，男友不但帅气，在政界也小有成就……方方面面看似完美无缺，其实却千疮百孔，终于使得罗莎在某一天忽然决定与这一切决裂，从此，她开始了从未体验过的另一种生活。从最初脱离时的自鸣得意，到入不敷出的日渐窘迫，她经历了一连串“不光彩的小事”，内心时常泛滥着羞耻感。是生活真的对罗莎太不公平，还是罗莎自寻烦恼？作为一个平凡的女子，罗莎自己远非尽善尽美，因此，她既是羞耻的承受者，又是羞耻的缔造者。他人永远低于罗莎的期待，而罗莎也永远达不到他人的希冀，于是，羞耻无可避免，当其成为一部小说的主题时，我们有理由这样判断——这种“不光彩”，更是内向的，是指向主人公自身的一个省察与询问，如果它

只是一个对于外部世界的简单指责，那么这个指责便太过浅薄了。所谓“外部”，恰恰是由一个个“内部”构成的。毋宁说，这是人性的缺陷，人是无力修复与抚平的。若再将我们的目光向更深远处延伸，那么，这种“不光彩”是人性普遍的羞耻。尘世浩荡，我们被裹挟其中，倘若善良和自尊尚未泯灭，便会时时感到羞愧难当。罗莎的可贵，抑或是可悲，恰恰在于她依然能敏感地体味到这番“不光彩”的滋味，而大多数人饱受其苦，已逐渐麻木了。不是吗？我们已经被太多的励志故事喂养得雄心勃勃，丧母？离职？失恋？没什么——不过是重头再来！挺豪迈，却是以丧失了宝贵的柔软为代价，而柔软，那种对于不堪、屈辱、剥夺、遗弃……心怀近乎羞耻的柔软，上帝知道，有多么重要。卡瓦纳捕捉到了这份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中弥足珍贵的柔软，仅此一点，就让这部小说从庸常中转身，凝眸于浩渺的虚无，达到了揭示生活和人性本质的高度，并且将看似平淡、老套的俗事演绎成一个长长的故事，令人欲罢不能，正如安德雷·阿希曼所言：“《不光彩的小事》是一本令人惊异的书。它率真坦诚，才华横溢，引人入胜，冷酷无情——它给人的震撼不小。可它堪称一部艺术的小说：尖利、幽默，处处体现人性。最妙的是，它没有丝毫无病呻吟、多愁善感的迹象。卡瓦纳在绝望的深渊中发现幽默，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并且在隧道的尽头终于重新鼓起了勇气”。

对于罗莎，卡瓦纳坦言“喜欢她”。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罗莎有梦想，有憧憬，有优点，有不足；在生活的难题面前，她也表现出虚荣、自私、软弱，犹豫，乔安娜说她“大多数时候可爱、有自知之明、头脑清醒，可有时也优柔寡断、无聊平庸，甚至令人恼火不已”。但无论怎样，她的内心是单纯柔软、善良自尊的。否则，她大概会过得容易些，不会让自己陷入举步维艰的窘境。然而，生活的种种矛盾、多变、复杂，和罗莎内心的善良自尊总是悲剧性地时

常抵触、错位,让她无法简单快乐地活着,也让原本不算什么的事情一件件都放大成了羞耻。罗莎是尴尬的,她似乎很笨拙,在所有的的事情上都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可是,谁又比罗莎强多少呢?借着罗莎,卡瓦纳告诉我们:找到自己的路,抵御社会 and 他人对自己的期许有多么艰难;同时,她也向每一个人发问: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怎样打发自己的年月?到底什么才构成美好的生活?罗莎的矛盾和窘境正是很多现代人的真实状况:在良知、尊严、追求梦想和自我迁就、生存压力、人性的弱点中寻求平衡。而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命题。

“平淡”是这部小说一以贯之的风格,但是,当故事发展到罗莎从莱迪和威尔的家中不辞而别,冒雨前行的时候,一段景物的描写令人难忘,将小说推向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罗莎的衣服已经湿透,穿在身上成了重负,她开始跑起来。身边这种种大自然的力量让她苏醒了,风迎着地猛刮,阵阵响雷齐声在她内心深处轰鸣。天上又划过一道闪电。她看见一排橡树被风吹得弯了腰,晃动着枝叶。雨像流水般倾泻下来,在她脚下发出嘶嘶的吼叫。”……“她看见灰扑扑的岩石,在急流的冲刷下越发显得黑黝黝的。一群鸟在空中飞行,使劲穿过被雷电划出沟壑的大块云层。她突然觉得一阵巨大的喜悦,一种隐藏在万物下面古老而荣耀的感觉。”

在冰冷的雨水和肆虐的狂风中,罗莎竟感到了内心巨大的喜悦,一种隐藏在万物下面古老的荣光。这是一次灵魂的升华,一次从世俗的无尽烦恼中短暂而淋漓尽致的解脱。罗莎是内心丰饶的女人,她单纯质朴却又十分敏感细腻,而平凡的现实生活往往很难给予她足够的抚慰——无论是和英俊的安德雷亚斯之间肉体的欢愉,还是莱迪和威尔家中大盘的羊肉,抑或是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

名著经典。当丰沛的思想和情感在内心不断汹涌,却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倾泻口时,只有更强大的能量才能将其释放。因此,罗莎从莱迪家中几乎是“逃”了出去,一头扎进了旷野。在这里,乔安娜似乎是通过罗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实在是太渺小、太脆弱、太有限,只有像大自然那样未知而神秘的、冥冥中比人类高出许多的力量才会给人以震撼和启迪。罗莎冲向暴风雨,恰似奔向一场心灵的救赎。

最后一章题为“归来”,罗莎从狂风暴雨的郊野重新回到了伦敦,回到了都市生活。可是她的心绪仍然纷乱,她的双眼仍然盯着“TEMP”——那个蕴含着“短暂”、“脾气”、“忍耐”、“鄙陋”、“节制”等等多重暗指的词——这正是生活的本色。面对TEMP,她无能为力,只好又开始了一次新的离去。那意外得到的一笔钱能帮罗莎撑多久呢?罗莎自己对未来也没有明确的构想,她只不过是又登上了下一列车而已。但是,她听到一个无比清晰的声音:一定要活下去。有了这个信念,比起哈姆莱特“生,还是死”的伤痛来,平凡的罗莎已经幸运了许多。是的,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罗莎的影子,我们千差万别,却又大同小异,我们平凡单调,却又精彩纷呈,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活着。而生活,永远是那条摆在我们眼前的路,和罗莎未来的路一样,它起伏不定,漫漫而修远。

愿罗莎,不,愿所有善良平凡的人们一路走好。

译者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一颗柔软的心,难免常常羞愧难当(代前言)	1
离去	1
探询	25
试炼	102
沃尔珀吉斯之夜	137
归来	227

离 去

她在一个普通的夏日早晨开始行动了——当时，她发觉自己在电脑前无聊地踢着鞋后跟，还一下一下地数着数——这可不是老板吩咐的活儿。罗莎·雷恩，三十五岁零几个月，总觉得有只看不见的秒表滴答滴答地耗尽了她的时间，她数算着自己的年月：那些坐着办理杂务、凝望着天空发呆，还有盯着电脑显示屏的日子——那玩意儿老是闪烁不停，快把她弄瞎了。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稳稳地坐在这个职位上，双腿就像锁定在桌子下面。她打了上百万份电子邮件，打得手腕的肌肉都劳损了，也并未对任何事情有更精深的了解。望望前面，未来一片灰暗。看看身后，家里的景况也令人灰心丧气。而此刻，她坐在“当下”，过去和未来漩涡似的围绕着她。屋外，这个城市飘浮在白昼的种种喧嚣之中——车辆的摩擦碰撞声、模糊不清的言语声，汇成难以分辨的大合唱。这些声音如潮汐般起起落落，她听到了鸟儿在屋檐下的啁啾，也想起了河流和车流，还有飘浮在太阳光影中的烟雾。

这一天，她坐在桌前，汗水湿了衬衫。她想，如果他们告诉我，我这辈子就只能干这个，那么，我是当即就去死还是继续活下去？她接着又想，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是为了什么？这念头真的让她受

不了了,于是她给老板写了封邮件。信写得简短生硬又有几分哀伤,提了提她的青年时代、早期的职场生涯,感谢老板的提携,表达了自己最深切的遗憾,最后来了一句“我要辞职”。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点了“发送”之后,她就关机了。然后,她拿起帽子、外衣,走了出去。经过门口保安的身边时她突然感到一阵紧张,那两个胖胖的门卫正在互相开玩笑,他们向她踱过来。只要他们再多晃一下手里的钥匙,她就会整个儿崩溃,请求他们将她永远锁进屋里。可是,门开了。“早点儿回去吧。”俩人一起说着,把她放了出去。罗莎来到了外面的大街上,一辆辆车在排队等候前行。她回家了。

这是六月的一个星期一,罗莎辞了职。已经是下午了,时间却还早。她坐在空荡荡的火车里,惊诧竟还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多空着的座位。门关起来的一刹那,她感觉到一股风。看着那些电话卡和汽车保险的广告,她想,这都是些生活的缓和剂。她又瞥了一眼车上的乘客,看不出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这一伙人平淡无奇,但仍属于人类群体中的一部分。她看着一则广告笑起来,又挖了挖耳朵。一个男人的目光和她对上了,她迅速垂下眼帘。她看着墙上的灰尘,手指绕着座椅上的斑渍画来画去,就这样一直盯着车厢里的每一个细节。

罗莎现在正处于但丁所说的“中点”,一生的中心,此时她应当积累知识,变得睿智。这就是说,她早年的时光应该是用在勤奋学习上,就像那位诗人,可她却把那些时间分配给了周末的痛饮狂欢和去欧洲度假。多年来,她工作时颇有成效,黄昏时分却总是无聊至极。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挣了点儿钱。她稳稳地待在自己的匣子里。当了多年记者,一路畅通,升迁不断。平日里写些文艺方面的文章。她明白——这一点对她来说很清楚——自己原本就是要受制于人,而不是去向别人发号施令。她几乎天生就没有玩弄

权术或高高在上统治一片领地的禀赋。她的生活有好多支柱支撑着：对工作的信念、父母的爱，还有和里埃姆的关系。这一切使她不去对任何事进行深思。

然而，最近她一直觉得自己错了位。母亲去世了，那是一月份的事，从此厄运就开始了。她也知道这是自然规律，无可避免，亦无可置疑，可她就是被打击得脱离了正轨，而且没法让自己恢复正常。她去上班，大家都夸她坚强，可到了夜里，她总是噩梦连连，浑身冷汗，对空虚的恐惧和她一直竭力压制着的内心深处的混乱不安都折磨着她。她清楚自己的遭遇人人都会有，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而自己也的确应该安静下来。失去了母亲，没错。没有母亲就仿佛陷入了一片静默幽深的黑暗，可这绝不应该是生活的自然状态。她感觉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大地被倾覆了，底下深层的东西露了出来，各种形形色色的事物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她拿自己和别人做对比，心里生出种种联想和暗示，哀怨也就更深，整天不得安宁，连做的梦都咄咄逼人。各种念头在她心头挥之不去，弄得她什么也做不了，成了一个无用的废人。她不知该怎样给自己定位，也不知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和谐连贯。她觉得自己是在被迫适应周围社会的模式，她的本能已经变得十分迟钝。她需要给自己编出些慰藉，需要给这一切找出理由。可事实上，她变得狂怒、粗野。回家的路上她骂骂咧咧，在大街上她会和人吵嘴，有错没错的她一律横加指责。此外，她发现自己对事物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可要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会令她更加迷惑。她不再把自己看做是原来那个小小世界的中心，以这个城市为生活的背景；相反，她开始视一切为杂乱的碎片，一团相互倾轧的乱糟糟的原子，不过是无数为生存而拼命的芸芸众生。她没有了原则，可人人都需要有原则。她被偏狭固执重重包围，却越发缺乏决断。哪一条路都看似行不通。她钻进了迷宫，却没有一团可以用来做

标记的线绳！她找不到方向，也无法跪下来祈祷，因为她认定那毫无用处。

到了三月份，她的感情越发孤独，自己也开始担心起来，于是就向里埃姆提出结婚。里埃姆却说“不”，这大大出乎她的意料，而她的恼怒更甚于震惊。他们又若无其事地过了几个月，可谁都看得出他们爱情的小船已经被撞出了漏洞，沉到了水下。有段时间她觉得这一切如同一场黑色的闹剧，这场闹剧源自荒唐，而她发现自己就身处荒唐的境地。在时钟的滴答声里，她那些漫长的年月都茫茫然地耗掉了，要么成天在地铁里，紧紧地抓着一根金属杆子，要么就是坐在办公桌前查看电子邮件、挣钱、吃喝。她觉得这很愚蠢，说话、写文章也不由得流露出这种感受。四月份的时候，她写了一篇关于瑞典当代舞蹈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黑暗，黑暗，黑暗，我们都进入了黑暗。舞者们都走下了山坡。”编辑踱到她的桌前，要求她把电脑上那些容易惹麻烦的字句都删去。“再别用这些扯淡的废话了。”他说，“永远别用。”

到了五月，她的写作已经成了片言只语。不幸的是，她的工作就是要写作、阐释，弄出大量明白易懂的文章来。而她却盯着电脑，拿着手中仅有的一条条干巴巴的笔记，颇为勉强地写道：“现代主义者的小说。”一小时后，她写下了“罗莎·雷恩报道”。这就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她又写道：“假如午饭是爱的午饭，那就午饭吧。”然后她又分两行写下了“摆脱”和“尘世的烦恼”。接着她不小心点击了“发送”，结果这寥寥几句就被发到了编辑那里。编辑压根儿没理会。她似乎不再专注于什么。以前，她每天读报，留心社会焦点和同事们关注的事情；现在，她只是迅速地翻上几页就胡乱丢在一旁。她的头脑里只剩下了些古怪的字眼儿——“责备”、“恶化”、“缓解”、“沉默”等等，还有一些奇怪的画面，比如尖叫的母亲、穿着绸缎的模特、爆炸事件受害人。全是些毫无意义的东

西。她写道：“我需要。我们需要。”接着她又写：“需要什么？”

五月末的一天傍晚，她发现自己站在一条街上——其实，她并不很确定自己到底在哪儿——这条街在她眼中越变越宽，巴士和小汽车的数量也在无限地增长，还有一排又一排不断增多的人群，在暮色中，死人的鬼魂十分清晰、生动。“真想不到，”她嚷出了声，引得这一带的人们都默默地看着她。“见鬼，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她加了一句。然后她踉踉跄跄地走过阿尔伯雷那片街区，看着霓虹灯的光晕、街灯，和从蜿蜒曲折的小巷里透出的光影。突然，人群似乎一下子消失了。她想到小偷、消失了很多年的驯鹰捕猎人，还有古代的流浪贫民，想到了他们的披风、斗篷和带搭扣的鞋子，他们的帽子、小胡子，和街道上的气味儿——粪便和垃圾的味儿。这些也都消失了，在她的想象里，城市已经死亡，不复存在。一阵狂风刮过大地。她耸耸肩，试图不去理会。因为这些让她心怀忧虑。巴士里面好像载满了人，车身被乘客的重量压得摇摇晃晃，仿佛醉鬼似的。于是，她走着回去了。三个小时以后，她回到了自己的住所，灰头土脸，汗流浹背，默默地自言自语着。

辞职的种种后果旋即而来。彼得，那位编辑，给她打来电话，以前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几分失望：“你在搞什么，罗莎？生病了吗？”她向彼得解释，说自己没病，很好，只是想改变方向。“你要冲着什么方向去啊？”他问道，就好像她在教堂里说了渎神的话。她觉得彼得就仿佛是一位圣洁的神父，蓄着胡子，大腹便便，坐在他那间能够看得见街景的办公室里。他从没在晚上十点以前回过家。他有一个老婆和一堆杂拌糖般的各不相同的孩子，还有一份收入丰厚、大权在握的工作。他和政客、艺术家、作家、当代的圣贤、眼睛瞪得老大的权威专家们共进午餐；无论是谁，接到他的午餐邀请都会来，恭恭敬敬地和他交谈。用他的话来说，那真是好日子。“你干得那么卖力就是为了到这

一步啊！”他劝她。罗莎道了谢，但说明自己不会再回去了。“真荒唐，”他说，“要是改主意了就给我打个电话。可别拖得太久噢！”

她说：“你真好。”

“得了，罗莎，做事留点儿余地。”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于是，她说她会再考虑考虑。罗莎谢过了彼得，可他从此就消失了。“你真想把一切都葬送掉吗？”——这是两天以后格蕾丝说的话。格蕾丝挺同情她，但她把持着自己，并不流露出她的这份同情，还一边喝着酒一边吓唬她。格蕾丝唬起人来可非同一般，话中有话，火气十足，简直像在演戏。格蕾丝是个让人头晕目眩的家伙。她喜欢边抽烟边大放厥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罗莎最初就是被她这一点吸引的。她和罗莎结识不久，很难说她到底算是罗莎的朋友还是里埃姆的朋友。罗莎在一次派对上发现了她，很快，格蕾丝就成了一个固定的伙伴。她常带了外卖和酒，在他俩的公寓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她机智风趣、活泼欢快，鬼点子蛮多。在派对上，她常在一旁嘀嘀咕咕。和里埃姆一样，她很迷人，浑身充满神秘的魅力，光彩照人。

“你真的就打算不留痕迹地沉没吗？”格蕾丝又问了一句。这话深深地印在了罗莎的脑海里。“不留痕迹地沉没？”

“我想是吧，”她说，“我们做的事可不就是这样吗？”

“扯淡！”格蕾丝说，“纯粹扯淡！”她双手交叠放在大腿面上，那姿势既干脆又果断。她说话时带着笑，露出一口亮闪闪的牙。可那笑容总让人觉得硬邦邦的。她的一头金发披在肩头，好像贞洁的处女，看上去很优雅，一如她平日的样子。一条裙子紧裹着她的臀部，低领衫露出她生气勃勃的橄榄油色的肌肤。她喜欢问这问那，有些事还要哇啦哇啦地争执一番。此刻，她跷着二郎腿坐着，为眼下的事情紧皱着眉头。“这全怪你自己。”她说。

“我可是竭尽全力才做出选择的。”罗莎答道。

“结果选择了失败和可耻。”格蕾丝说着，两腿分开了，罗莎想，她大概随时都会举起拳头，站起来大喊：“动真格儿的！”“那你有什么计划？”格蕾丝问她。

罗莎没有计划。这让格蕾丝又露出了一个紧兮兮的笑容。她仿佛同情似的飞快地看了罗莎一眼。嗯，也许她真的同情罗莎，因为罗莎此刻愁眉苦脸，紧张不安，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儿，手里拿着面前的一只空玻璃杯，用指甲拨弄着。她刚才喝得太快，这会儿如同坠云里雾里，注意力也根本无法集中。格蕾丝却还要教训她。“辞职之前总是要有计划的，”她说道，“或者，倒过来说，没有计划就别辞职。你指望里埃姆养着你吗？”她说这话的时候身子向前倾过来，脸凑近罗莎，一手拿着杯酒，另一只手也高举着，仿佛握着正义的小金球^①。

“不，不太指望。”

“不太指望？不太指望？拜托，罗莎，别犯傻了！你根本就不能指望他！你其实没指望他，对吗？你说‘不太’是什么意思？”格蕾丝突然显得有些不高兴。她的嘴角扭曲了，看上去很痛苦。格蕾丝很少这样子的，她努力表现出一种逼人的冷静，罗莎忍不住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想，可能是自己的犹豫不决、无所作为令格蕾丝不快了。

“我的意思是，我很可能不会那样。”她说。

这下子格蕾丝可大吃一惊。她放下杯子，直盯着罗莎的双眼。“罗莎，你得说说清楚。什么叫‘很可能’？告诉我你的感觉。”

她这样紧逼着罗莎不放，弄得罗莎很紧张。罗莎说：“不，你

^① 西方旧时国王的王位上常饰有宝球，球顶有十字架，有时也握在手中，象征王权。

说的对。我应该靠自己。以前我怠惰、闲散，简直就是个懒虫。当一个人下了水，四肢冰凉的时候，才会猛然惊觉。不过现在好了，我正在准备改变。”

“这就对了。”格蕾丝说道，“别只是依赖里埃姆，那样做很蠢。”她似乎松了口气。刚才她一直把自己绷得直挺挺的，浑身好像长了角，这会儿她又重新变得曲线起伏，柔美可爱了。格蕾丝低头垂肩的姿势很优雅动人。她像个孩子似的隆起了肩膀。刚才，她那阵突如其来的紧张让人困惑不解。不过很快，她们就又继续说别的了。

说到她父亲！唉，罗莎真是把她可怜的老父亲吓坏了。她明白是怎么回事。父亲一生辛劳，现在，他只盼着能安度晚年。老伴儿死后，有那么一段日子他一直凄凄惶惶，大睁着两眼，在起居室里发疯，后来又须发凌乱、衣衫不整地跑到花园里，时不时地哭上一阵儿。他哭得要死过去了，大口喘着气，手捧着脑袋。要是在十九世纪，他当真就会哭死，人们也会说，那是因为他心碎了。可医生们用各种治疗办法让他振作起来，他们重新激活了他。现在，他过得蛮不错。当然，算不上很快活。让罗莎不安的是，她总是让父亲担忧。可他自己也有很多事要操心。忧伤的重负沉沉地压着他，而且，他已年届七十，靠养老金度日，最近刚刚改用顺势疗法^①，遵循只吃点儿水果和蔬菜的“候车室食谱”^②。就算他不把罗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罗莎也完全能理解。他把女儿叫去指责时，罗莎的回答是：“我不指望任何帮助。”于是他不让罗莎走，

① 指“同样的制剂治疗同类疾病”，意思是为了治疗某种疾病，需要使用一种能够在健康人中产生相同症状的药剂。

② 指简单、快捷的便饭。因人们在候车室等车时常常随便吃点儿东西充饥。

把她牢牢地摁住,让她没法儿反抗,然后就对着她责备个没完没了,就好像她还是个小孩子。作为反击,罗莎开始辩解:“我会打理好——”

“你一直都会。”他迅速地打断了她,“你一贯做得很好,我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我懂,罗莎。我真是难过极了!你不该那样做。”

“不,不,不,”她说,“那并不是坏事。我已经决定要好好检查一下。”

“好好检查,什么意思?”

“已经好久了,我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好像患了某种……”

疾病。智力崩溃。认识论的消亡。胳膊上长了一种奇怪的治不好的疹子。无缘无故地情绪低落。讨厌和人说话。简直就是轻度抑郁症。

“到底是什么病?真的,罗莎,咱们必须追根究底弄个清楚。你可不能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一份好端端的工作给扔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不能那样做。”

“我不是没有任何缘由就辞了职。我的理由硬得很。也就是说,我没法儿干那个工作。”

“为什么?”

“这就是现实,爸。”她不愿意地应道,“现实就是一座废弃的空城,就像穆齐尔^①说的。要不就是虚空的幻觉?反正我搞不懂,要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还怎么能坐在桌前向老百姓报道事实,把现实做一番修改,迎合人们的眼光,鼓唇弄舌地评论时事?你能吗?就说伽马射线吧,我对那东西一窍不通。还有隐形的力量,譬如,信仰体系、哲学,我都一无所知。”

① 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代表作有《没有个性的人》。